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我的阿勒泰》的生态话语分析

林佳怡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0日

摘要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的散文集, 散文中李娟以她细腻入微的语言呈现北疆阿勒泰地区的万物。本文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我的阿勒泰》进行生态话语分析, 通过对李娟笔下的自然万物、人外生命体、文化生态的语言描写, 感受语篇所传递的生态哲学观念, 同时也呼吁人们保护自然, 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我的阿勒泰》, 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哲学观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y Alt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

Jiayi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March 30, 2026; accepted: May 6, 2026; published: May 20, 2026

Abstract

My Altay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the writer Li Juan. In her essays, Li Juan presents the flora and fauna of the Altay region in northern Xinjiang with her delicate and meticulous languag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y Alt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 Through the language descriptions of the natural world, non-human life forms, and cultural ecology in Li Juan's writings, we can feel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nveyed in the tex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lls on people to protect nature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Keywords

Eco-Linguistics, *My Altay*, Eco-Discourse Analysis, Ecological Philosophy 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家李娟于 2020 年 7 月出版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记录了她在阿勒泰地区的所见所闻。李娟是一个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她长期生活于诗意辽阔的阿勒泰，在她的笔下，新疆阿勒泰地区不再是荒凉、空旷之所，反而因其承载的民族、社会与个体记忆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细读《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基于长期扎根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深刻生活感悟，她使用了一种灵活而清新、饱含自然韵味的语言表达出来，将阿勒泰地区那美如画的景色、淳朴真挚的情感、鲜明生动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跌宕起伏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也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美好的生态美学。

近年来，学界对于李娟作品的研究集中于地域书写、散文美学、生命哲学与游牧文化阐释等方向，生态批评层面虽有涉及，但多停留在主题解读与文学鉴赏，缺少语言学层面的系统分析。在生态语言学领域，自从豪根提出语言生态隐喻、韩礼德开启环境批判范式以来，生态话语分析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国内黄国文、何伟等学者构建了生态场所观、人外生命体等核心分析路径，广泛应用于新闻、演讲、经典文学等文本，但将该理论运用于对《我的阿勒泰》开展系统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现有成果较少未能充分揭示作品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生态意义、传递生态理念。

本文选择李娟的散文集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原因有以下：一是因为被作者语言所吸引，二是旨在考察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的运用来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系统解析《我的阿勒泰》中自然景观、人外生命体、文化生态的话语建构方式；二是揭示李娟如何通过文学语言传递生态哲学观，回答文学话语如何唤醒公众生态意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是以《我的阿勒泰》为个案，丰富与验证生态话语分析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路径。

2. 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型交叉学科，正日益吸引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谈到生态语言学的起源，则不得不从“生态学”这一科学提起。在全球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生态学(Ecology) (Haeckel 1866)一门专注于探究生物与其周围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产生[1]。随着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公众生态认知水平的显著提升，生态学理念和视角逐渐在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中运用，任何涉及与环境产生交互影响的活动，都几乎和“生态”这一概念紧密相连。在此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态语言学始于一个隐喻(2007) [2]。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模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次奥地利的学术会议中，Einar Haugen 发表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他用动植物与其生存条件的关联性，比喻性地阐述了语言与语言所在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到 20 世纪

80年代,有了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众多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将生物生态学的理论应用于心理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内。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被称为“豪根模式”“隐喻模式”或“语言的生态学”,可以说是奠定了生态语言学的第一种主流研究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涌现问题,语言学家开始探索语言能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的思路,努力将语言视为一种应对环境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进行尝试。在探讨语言如何影响环境问题的探索中,Halliday于生态语言学领域内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范式,它被称为“韩礼德模式”,也称“非隐喻模式”,他主张语言学研究要关注语言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多个领域,主要涉及语言学、生态学以及其他领域。

黄国文、赵蕊华(2017)把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包括对生态话语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和对话语的生态分析(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3],前者主要致力于探讨生态相关的话语作为其核心研究对象,而后者则是对各类话语中包含的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扩展至语言系统中包含的生态要素与非生态要素的研究。生态话语分析是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然而,鉴于生态语言学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涉及的诸多概念、专业术语及研究范式还不形成统一的标准,生态话语分析的标准还不固定。他们还指出生态话语分析旨在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积极引导和培养人类如何与自然实现和谐均衡的发展[2]。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视角对《我的阿勒泰》进行生态话语分析,在于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进而揭示作者话语之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3. 《我的阿勒泰》生态话语分析

《我的阿勒泰》全书分为两大板块,第一部分命名为“记忆之中”,包括11篇故事;第二部分名为“角落之中”,由13篇短篇故事组成[4]。在这些散文中,作者李娟描写了她亲身的生态体验,深刻展现了她个人的生态观念。她所描写的自然景观,更是显现出她本人内心深处的生态意识和理念。

《我的阿勒泰》中所涉及的场所都是在阿勒泰地区展开的,里面的内容全都与作家在阿勒泰的乡居生活有关。在那个时期,她置身于乡野之间,时常体会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疏离感。村民们普遍认为,尽管她外表显得温和可亲,但是内心却透着一份难以言语的怪异。尽管“她”难以顺利融入当地青年的社交圈子,也无法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却从未对他们抱有否定之意,反而分外珍惜与他们为数不多的交集。何伟,张瑞杰(2017)界定了生态场所观的概念,它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对赖以生存的场所物理性特征、社会性特征及场所内人外生命体所产生的情感联结、认知体验和意动[5]。他们指出,人类若缺乏自身所处场所(place)意识,即缺失了对自我生态归属的认同感,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态问题。唯有当人类能够明确认识自身所在的位置,并对所处场所进行积极有益的认识时,才能实现与场所及其内外生命体的和谐共生。我们可以把“阿勒泰”看作李娟的生态场所,阿勒泰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李娟情感与精神的栖息地,这种情感联结是在生态场所中人与环境相互依存的体现。书中对阿勒泰生活的描绘,是她在这一场所的认知体验。而李娟通过文字表达她对阿勒泰的热爱,构成意动,体现生态场所对人的深远影响及人对其能动反馈。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3.1. 自然景观和生态场所

1. 阿勒泰的自然画卷

阿勒泰地区有广阔的草原、雄伟的山脉、清澈的河流和数不清的自然景观,是这些生态因子才构成了富有生机的自然画卷。如在《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一篇中,“这是五月的晚春。但在冬季长达半年的北方大陆,这样的时节不过只是初春而已。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脚边的大地粗糙而黯淡。但在远方一直到天边的地方,已经很有青色原野的情景了。大地上雪白的盐碱滩左一个右一个,连绵不断地分布

着,草色就团团簇簇围拥着它们,白白绿绿,斑斓而开阔[6]”此句隐含人类观察者。“大地”“盐碱滩”“草地”都属于场所自然物理特征的要素。人类作为观察者对这些自然要素进行描述,这样便渐渐地建立一种认知联系。例如对大地“粗糙而暗淡”的描述,以及对盐碱滩和草色分布状态的刻画,都体现了人对场所物理性特征的关注,其中也蕴含对自然景观的欣赏态度,体现出人对场所物理性特征的积极情感,也向读者传达出生态保护型场所观。从语篇意义来看,起到了引导人们对自然产生敬畏和保护的意识。

2. 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

作者在描写自然景观时,往往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建立起与人与自然的认知联系。在《通往滴水泉的路》中描写到,“在戈壁滩最最干涸的腹心地带,在那里的某个角落,深深地掩藏着一眼奇迹般的泉水。水从石头缝里渗出,一滴一滴掉进地面上的水洼中,夜以继日,寒暑不息[6]。”这段描述了戈壁滩这一特定场所,其“最最干涸的地带”体现出极端干旱的自然物理特征,强调了环境的恶劣与水资源的匮乏。而“泉水”作为这个场所中的特殊存在,从石头缝里渗出,形成水洼,与干涸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因素,其存在就是一种自然奇迹。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人造环境等社会特征,但从侧面反映出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面临着极大的生存挑战,需要寻找和依赖像泉水这样的自然水源。戈壁滩的干涸可能限制着人类在这一区域活动的支撑点,尽管这种联系在文中未详尽展开,但也潜在暗示了人与场所社会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整体描述流露出对泉水在戈壁滩中奇迹般存在的惊叹与赞赏之情。面对戈壁滩的干涸,泉水的出现便尤为珍贵,这也彰显出人类对自然中顽强生命力的敬畏和对生命之源的珍视,反映出人类与这一场所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它也传达出作者对自然的深刻认知,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可能存在着生命的希望和自然的奇迹,改变了人们对戈壁滩这一场所仅仅是荒凉和孤寂的单一认知。

在《河边空旷的土地》的末尾处作者描写了:“从我站着的这个角度看,大地的广阔是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广阔,微微地倾斜着[6]。”作者立足于自己的视角,目睹大地的辽阔,这片土地微微倾斜,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她不禁想象这里的大地是如何与其他生命体和谐共生的。

《我的阿勒泰》中出现的自然景观,如阿魏菇、被风蚀得千疮百孔的大石头、可可苏里湖泊、喀吾图等都是形成一个和谐共存环境的重要生态因子。在《属于我的马》中“我们”在大地上挖一个深深的洞,直至触及水源,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翻掘土,另一个人在地面上负责将土一桶一桶吊上来地面。“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渐渐睁开了眼睛。它看到了我们,认清我们的模样,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6]。”作者将土地拟人化,赋予其感知与接纳的情感,意味着人类通过劳动与土地建立联系,融入当地生态场所,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从陌生到被接纳的过程,也倡导尊重土地及其所属生态系统。

散文中还有一段描写,以生态语言学的视角进行分析使我对其细节的描写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如《坐班车到桥头去》中,作者准备去到可可托海这个中国的寒极,记录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高大整齐的白杨树夹道而生。树冠在高处密密地交织着,阴凉安逸,这条美丽的林荫道大约有七八公里,穿过两边林带看去,农田碧绿宽广,偶尔经过的房屋破旧而高大。这一路上看到的建筑大都是过去的俄式风格,有着拱形屋顶和门廊。墙上刷的标语怎么看都是像二三年前的内容。路过的一个三岔路口非常热闹,有好几家商店和饭馆子凑在那里。其中一家看起来最阔气的店面是卖摩托车的,店外贴了一张盖住了整面墙的摩托车广告的喷绘招贴,刘德华板着脸站在那里,旁边一头牛正在津津有味地舔他的脸[6]。”

本段提及“白杨树”“树冠”“农田”“房屋”“建筑”等多种元素,可以从生态视角对其进行角色定位。例如,“白杨树”可视为物理性场所要素,它们夹道而生,构成了这一区域的独特景观,“农田”也是重要的物理性场所要素,而“房屋”“建筑”等则属于场所社会性特征,其风格俄式风格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痕迹,也与周围自然环境相互映衬,共同构成和谐美好

的生态场所。若从语篇意义角度分析,文段主位的选择多样,其中自然元素(白杨树、林荫道、农田)和场所元素(三岔路口)作为主位出现频率较高。这表明作者在构建语篇位置时,注重从自然景观和场所本身进行描述,体现作者对生态场所各要素的关注,能让读者更能够以这些自然景观和场所要素为认知起点,去感知整个场景,构成意动。

3.2. 人外生命体与生态互动

何伟,张瑞杰(2017)指出,人外生命体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中,除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群体[5]。在作品里,很难不发现李娟对于人外生命体的描绘和感悟。李娟以其敏锐的感知力,深入探索了动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她们的深切尊重与关怀。在《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里,想起外婆曾细心养育的一只黄猫,这只猫因外公的赌博恶习而屡次遭遇不幸,被转手卖了三次。在前两次的交易之后,大黄猫凭借自身的强烈的归家意识,成功地回到了家中。然而。在第三次被卖出后,它却再也没有归来。李娟和外婆在行动中体现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思想导向,她们的行为并非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外婆常常念叨大黄猫,而李娟曾幻想到这样的画面“哪怕到了今天,它依然在回家的路上继续走着。有时被乡间的顽童追赶过一条条陌生的沟渠;有时迷路了,在高高的坡崖上如婴孩一样凄厉地惨叫;有时走着走着突然浑身黄毛竖起,看到前面路中央盘起的一条花蛇……圆月当空,它找到一处隐蔽的草丛卧下。有时是冬月间的霜风露气,有时是盛夏的瓢泼大雨[6]。”文段出现的“猫”作为人外生命体施事,“顽童”作为群体施事,“被追赶”这一过程体现了猫在场所中面临的负面遭遇,从生态角度看,反映出人类(顽童)行为对猫(人外生命体)的干扰,深层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生态破坏性的场所观倾向,尽管这样的场景是作者的梦境,但不可否认这可能是现实写照。通过描述猫在自然环境中的遭遇,间接让读者感受到生物与场所环境的关系,促使读者思考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在场所中的互动及影响,意识到应减少对其他生命体的干扰,构建和谐生态场所关系。

马和羊在散文集中是珍贵之物,作为意象频繁出现在这本散文集中,在无数哈萨克族牧民的心中,马与羊不仅是支撑他们民族存续的根本资源,更是寓意生命不断延续的重要图腾,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寄托[4]。李娟在《弹唱会上》中对一位驯鹰老人及其驯鹰的自然风貌进行刻画,“最后的驯鹰纹丝不动地立在最后的猎手臂上,铁锈一般,目不斜视,稳稳当当。还那么的骄傲,仿佛仍在期待一道命令,随时做好准备冲向目标。但是它真的来了,羽毛蓬松稀落,爪子都扭曲变形了[6]。”一只年迈的驯鹰与其主人之间维系着深厚的情谊。尽管驯鹰已经到了暮年,其爪部不再饱满圆润,甚至扭曲变形,但它依旧保持着猎鹰特有的专注力,时刻准备着响应主人的召唤[4]。这充分彰显了它对主人的矢志不渝以及对狩猎的无限热爱。向读者展示了两之间紧密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积极的生态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单元。

3.3. 文化与生态的交织

阿勒泰地区民俗文化蕴含丰富生态智慧,作者叙述了在阿勒泰地区的多个故事,涵盖在阿克哈拉、喀吾图、库委以及沙依横布拉克的生活。哈萨克族的传统节日与习俗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比如在草原上举办的赛马、叼羊活动,都是充分利用了广阔的草原空间,这些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舞会》中有这样的描写:“每一棵树上都牵满了灯泡,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院子角落里篝火熊熊,上面支着的大铁锅沸水腾腾,浓郁的肉香把夜都熏得半熟了。人们走来走去,面孔发光。女人们去掉了臃肿的外套,身姿灵活,举止轻盈,走过后,留下一股子掺着牛奶和羊膻味的体香[6]。”

文中提到的人们,是场景里的主要活动者,他们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享受舞会氛围,体现出个人与

场所间的积极互动,虽然未直接提及人外生命体,但能从“浓郁的肉香”以及“掺着牛奶和羊膻味”可以推断出有隐含的家畜人外生命体,从侧面体现出当地的生态文化特色。挂满灯泡的树、堆满食物的桌子、熊熊燃烧的篝火等社会性元素构成了舞会的场所环境,体现了人们对场所社会性特征的塑造和利用。“人们走来走去”这一动作过程就体现了在场的心理活动,他们一定是沉醉和享受的,体现出人们对文化的深度认同的态度。这段话通过乡村舞会的生动描绘,在经验意义上、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上都体现出了积极的生态取向。展现了自然环境、人外生命体以及场所社会性特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表达了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的认同,传递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4. 《我的阿勒泰》呈现的生态哲学观

张瑞杰和何伟指出,生态语言学归根到底是属于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7],其探讨语言的生态特性必然依托于生态观念与理论的坚实基础。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深刻的生态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对自然界的解读下,能深刻反映出作者自我认知及生命理解的层面,实际上体现了李娟本人身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在她记录的许多阿勒泰的瞬间里,她并没有把小到微风,大到戈壁滩看作一个物质的存在,而是将万物视为有灵性的庞大的生命体,这是她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表现。她在北疆阿勒泰的万象中汲取力量,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一份子,不断自省,完成对自己、对生命的解读,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最难的是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李娟在这地广人稀的这片土地上,通过观察大自然、妈妈、外婆、邻居们,也通过买礼物、卖货、搬家、洗澡等生活琐事,衍生出对自己、对生命的感悟。通过记录日常生活细节,李娟展示了当地人如何依赖自然资源生存,并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向读者传递正确的生态哲学观,以平实而又深邃的语言,探讨了人类如何在保护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幸福。她感叹自然资源的日益缺失,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通过语言的魅力呼吁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伦理,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追求。

5. 结语

本文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下,对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展开深入的生态话语分析。分析发现,李娟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话语与深刻的生态哲学观。她不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阿勒泰的自然景观、人外生命体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字里行间传递出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倡导和谐共生的理念。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以文学散文为研究对象开展生态话语分析,丰富了生态语言学在文学散文中的应用,为现代散文的生态角度解读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路径,也为生态批评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研究话语分析仅偏重内容阐释,对词汇、句式、修辞、及物性等语言学本体特征的生态功能挖掘不够深入;文本分析范围有限,仅选取部分篇章展开讨论,未能实现对全书的系统性考察,结论的实用性有待加强。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宽生态话语分析的文本范围,将小说、诗歌、纪实散文等更多文体纳入考察;也可推动多范式融合,构建更适配文学作品的生态话语分析体系,持续完善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更扎实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何伟,高然.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观[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1):1-12.
- [2] 王晋军.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53-57.
- [3] 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2017,40(5):585-596.

- [4] 夏雪. 阿勒泰地区诗意的栖居——论李娟《我的阿勒泰》散文的生态书写[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29): 1-5.
- [5] 何伟, 张瑞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中国外语, 2017, 14(5): 56-64.
- [6] 李娟著. 我的阿勒泰[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7] 张瑞杰, 何伟.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人际意义系统[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2): 99-108.